

龍虎寒光劍

司馬青雲



7361.25

龙虎寒光剑

上册

司马青云 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〇年六月

龙虎寒光剑

(上)

司马青云 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0.25印张 205千字

1990年5月第1版

199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 000

ISBN 7—80534—234—2

1·212 定价：3.80元

目 录

- 一 仙霞庄迷雾.....(1)
- 二 往事如烟 人妖三魔.....(8)
- 三 冤有头 债有主.....(21)
- 四 血溅翠云庵.....(35)
- 五 神秘的黑衣帮.....(49)
- 六 忘年之交.....(62)
- 七 燕山三鬼.....(77)
- 八 九天龙吟.....(96)
- 九 白龙初战黑衣帮.....(115)
- 十 苦海无边.....(130)
- 十一 回头是岸.....(158)
- 十二 荒山遇故人.....(180)
- 十三 母子情深.....(202)
- 十四 紫煞赤阳掌.....

十五 天杀剑法.....(267)

十六 钱塘大潮卷狂涛.....(283)

一、仙霞庄迷雾

血光、死尸、腥臭。

这是一个经过生死搏斗、望一眼便会令人感到毛骨悚然、惊魂骇目的残酷而血腥的战场。

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。

仙霞山庄，这座江湖道上鲜为人知的地方，一夜之间变成一堆瓦砾。永远在江湖上消失了。

庄外危崖峭壁高耸入云，巉岩突起，怪石林立。这一切在今天显得特别阴森、狰狞、恐怖。偶尔，一阵腥风从那通向庄里的幽深峡谷中吹来，森寒刺骨，拂面如割，那潮湿、腐烂气味，令人窒息。

全庄上下，男女老幼三百余口横七竖八，静静地躺着，再也闻不到生命的气息。断腿缺肢，红红白白之物流得遍地皆是。庄外峭壁下那条潺潺清凉的小溪，已被泛着泡沫的鲜血染成了一条红红的血带，象悄悄地在仙霞庄的腰围上打下一个死结。

是谁，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作出这人神共愤的残酷勾当。

晚风瑟瑟，夜幕低垂，星月朦胧，景物暗淡，万籁寂静，天地一片茫茫。

就在此时，一条身着白衣的俏长人影，静静地立在仙霞庄外平日供人们纳凉夜话的巨大青石上。

仙霞山庄里黑沉沉，仿佛埋藏着许多妖魔鬼怪。那宽阔的庄门犹如一只巨兽箕张着黑洞洞的血口。

良久，白色人影长长的叹口气，缓缓地向庄里走去。弯月惨淡地照在他那修长的身影上。只见他每迈一步都要付出十分的力气，沉重的脚步敲叩着毫无一丝生机的大地。

突然，他在那黑洞洞的庄门外止住了脚步，默默地站立了一会，又毅然转过身向刚才站立过的那块巨石走去。

脚步还是那样缓慢，那样沉重。

他来到石上，然后慢慢盘膝坐了下来，宛如老僧入定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道白光从那幽深的谷底向山庄直射而来，轻飘飘的落在那块巨大的青石上。

先到的那人头没抬，眼没睁，只是轻声道：

“二弟，坐下吧。”

被称做二弟的来者急道：“大哥，咱们进去吧？”声音冷得怕人。

先到者黯然说道：“用不着了，二弟，没有一人活着幸免于难。咱们来迟了。”

“大哥……”

“二弟，别说了。我已在这里观察很久，天亮后再进庄吧。”

后来那人似乎还想说什么，但又忍住了，默然不语地紧挨着白衣人坐了下来。渐渐的也如老僧入定般端坐不动。

旭日东升，万缕金光刹那间洒满丛山峻岭、千沟万壑，显出那层层叠叠的山峦蜿蜒曲折，无边无际。

然而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，不单毁掉了整个仙霞岭上的仙霞山庄，也使这山明水秀的仙霞岭染上了永远洗刷不了的血腥。

仙霞山庄外那块大青石傍的一块颇大的空地上，小山似的堆着一堆尸体。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该有的都有。

几只饿鹰在这堆尸体的上空盘旋着。伺机想俯冲下来饱餐一顿。

尸堆傍默默地立着两个身着白衫的俊美青年，他们冰冷的脸仿佛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。

两人年纪都在二十岁左右，修长的身材，雪白的长衫。剑眉朗目，玉面珠唇，丰神俊逸。

突然五六只鹰呼啸着向尸堆电射般冲了下来，只见站在左面的青年微微一抬手，那几只饿鹰便不声不响的收拢起翅膀，搭拉着脑袋笔直地掉了下来。

眼看那几只死鹰就要掉到死人堆里，右边的那青年嘴里喃喃地说道：“生死仇怨，死了则了。尔等禽兽还敢伤害于他们。”

说罢，他也把手掌轻轻一挥，那几只死鹰刹时间无踪无影。仿佛化作一阵清风散去。

“大哥，”左边青年开口说道：“咱们还要赶路，把他们埋了吧。”

右边青年点点头，两人同时举起了双掌，向着尸堆旁的空地推了出去。

一声石破天惊的轰鸣过后，烟消尘散，尸堆旁立时出现了一个大若水塘般的土坑。

只听那年长的青年低沉地说道：“各位，你们的恩恩怨怨，是是非非，我黄河，黄海兄弟二人无从得知，但是人死便一了百了。今天，我兄弟二人只好得罪你们了，将你们合葬一处，望你们黄泉路上化干戈为玉帛，九泉之下冤仇俱消。大家亲亲热热结伴而行吧。同时还望你们的灵魂引导我兄弟二人找到我叔叔、婶婶和妹妹他们吧。”

黄河说完，兄弟二人再次双掌齐推，那一堆尸体便纷纷飞起飘落坑里。兄弟二人三次出掌，一座硕大无比的土堆便出现在仙霞山庄门外的空地上。

“大哥，给他们立个碑吧。”黄海道。

黄河点点头：“就用那块青石吧。”

两人走到那块巨石傍，一人一边，一使劲，活生生将那数千斤的巨石给抬了起来。

两人将青石放在坟堆前，黄河默默地想了想，用手指在石上写道：“仙霞山庄三百零六口杀人者和被杀者之灵。过往君子，道上朋友，请捧土为香祭奠他们的灵魂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请见此坟者各自珍惜自己的生命。人生坎坷，天地茫茫，苦海无边……”

随着黄河手指划过处，石屑象刀刻般无声落下，一行行入石寸半，端正刚劲的行草便出现在石碑上。

黄河书毕起身，拍拍手上的石粉，对黄海说道：“二弟，你来签名吧。”

黄海举步上前道：“大哥，想不到你的无相神功竟能融汇于金刚神指中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”

说罢，黄海龙飞凤舞地在石碑左下角签上：“立碑者：黄河、黄海。×年×月×日。”

黄河笑笑，说道：“二弟，你的功力也不比为兄差呀。”

黄河话音刚一落，突然传来一阵咯咯嬉笑，兄弟俩齐向发笑处看去，然而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。

“大哥，定在那大树后，我去把她抓来。”黄海说着话便要纵身而去。

黄河一把拉住了他：“二弟不可鲁莽。”

这时果然从那棵巨大的榕树后传出话语来：“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，黄氏兄弟，互相吹拍。不知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金砖何重，玉瓦何薄。好笑，好笑，真好笑。”

黄海听罢，顿时怒气冲天。黄河却冲他微微一笑，平静地向着大树后的人说道：“何方高人，何不现身一观，黄氏兄弟愿听高人指教。”

黄河话音一落，对方又咯咯笑道：“我不是什么高人，不敢领受你的吹捧。”

黄海忍无可忍道：“何必藏头藏尾，莫不是丑得不可见

人么？”

树后声音又道：“本姑娘不耐烦见你们。”

黄海大怒道：“臭丫头，有种的滚出来。看二爷怎样赏你两个大耳括子。”

黄河忙出声制止道：“二弟，不可出口伤人。”

树后声音又道：“哎哟，看你凶神恶煞似的，真是马屎面上光，肚里全是一包糠，脏，臭，臭死了。”

黄海还想再还口，黄河忙出声道：“二弟，为人不可太狂，太尖酸刻薄。还是由她去吧。”

“大哥，我知道好男不与女斗，可你听她……，咱们又没招她惹她。今天我非斗斗她不可！”

“二弟，听大哥话，咱们走吧。”

黄海无可奈何，但依然气呼呼地冲树后的姑娘说道：“臭丫头，凭你那凶劲，一辈子别想找到好男人。”

“呸！打嘴。”姑娘话音刚落，黄海便觉得左脸颊热辣的，一枚松果已落在脚下。

黄海是何等样人，那身手，那聪明机灵的反应，竟然躲过一颗小小的松果，真把他羞得无地自容。他呆立在那里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黄河一看弟弟吃了一点小亏，心里也委实不是个味。但从弟弟被打的那颗松子来看，对方倒也没什么恶意，再说弟弟适才语言上也有不妥之处冲撞了对方。所以他也并没说什么，只是冲着躲在树后的姑娘一抱拳道：“姑娘，算我们学艺不精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

只听姑娘嬉嬉一笑：“不知羞，谁和你后会啦。”话音一落，一道红影闪电般顺着谷底疾射而去。

“姑娘，请留下芳名。”黄河的话音刚落，对方早已变成一个小红点，很快便消失在谷底那云遮雾绕的深处。

好快的轻功身法。黄河，黄海同时在心里暗暗赞叹道。

好一会，黄河突然一拍脑门道：“糟了。”

“怎么啦？大哥。”黄海不解地问道。

“二弟，你说这荒山野岭之中，一个姑娘家跑来干嘛？”

“对呀！大哥，咱们真不该放她走。”

“二弟，咱们追上去也许还来得及。”

“好！追！”

两道白影流星赶月似的飞射而下。那速度，那身法又比先去的姑娘高了一筹。

二、往事如烟 人妖三魔

黄河、黄海兄弟二人在这荒山野岭中施展开了独出一家的极上乘轻功“流莹追月”，沿着幽深的谷底，向着谷口奔去。

出得谷口，两人放眼四观，哪有红色人影？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挨一个的馒头似的小山包。两人不觉放慢了脚步，四顾茫茫，不知往哪里追才好。

黄海问道：“大哥，咱们现在上哪去？”

黄河也拿不定主意。自从告别恩师下山，兄弟两一路观山玩水，随心所欲领略着人世间的无限风光。

十八年的隐居生活，使他们几乎与世隔绝，终年里除了跟师父练功外，便是随师娘习读史书文章，纵然兄弟俩都学得一身与他们年龄不相合的绝等武功和满腹经纶。但一路上的人情风土还是令他们眼界大开。

十八年来，师父师娘视他们为自己的亲生骨肉，珍宝般捧在手心里，将各自的所有本事全数倾囊教给了他们。

临行时，师父才将他们的身世和十八年来的血海深仇告诉了他们。然而谁是杀害他们父母的凶手，师父却无法告诉他们，因为他也不知道杀害他们父母的凶手究竟是谁。

他们的父母遇难那天，正好是师父访友归来，路过那里，是师父从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的母亲手中将他们俩接过的，同时还收下两柄长剑。只记得母亲临咽气时断断续续的遗言：“仙……仙霞山庄……义……义弟……司……司徒汉……知……”。

师父含泪掩埋了他们的母亲，找遍了周围几十里的地方，也未找到他们父亲的踪迹。据师父回忆当时的情景，想来父亲也必定是九死一生。然而十八年来，如果父亲还活在世上，为何竟无一点音信。师父每隔一年便下山一次，往往长达半年之久，他访遍了三江四海，北国南荒。天山，昆仑，有他的足迹，武当，峨嵋，也有他的足迹，泰山，黄山也留下过他的身影，就是那远在天边的蛮荒藏边也洒下过他的汗水。

黑白两道上的朋友，他也打听过不少。

世上一些少为人知的高人隐身所在也让他几乎访遍了。

然而一次次的希望总是化为失望，他终于未能给他们找到父亲，哪怕是一点点线索。

最后，他老人家只好打发他俩出道下山，一来寻访他们生死不明的父亲，二来，十八年前那段血案也该有个了结了。

临分手时，师父将母亲留给他们的两柄上古神剑交给了他们。这两柄剑一曰“龙吟”，一曰“虎啸”。

“龙吟”、“虎啸”是他们父母成名江湖的信物，任你有多深的仇，多大的恨，只要他们的父母双双仗剑而出，那

恶即受惩罚，正义便得申张。

黄琦、夏慧夫妇，也就是他们的父母，侠名天下，义满江湖武林，一度使武林道上平平安安的过了十年。

临分手时，师父还拿出了两件证明他们兄弟俩身份的信物，那是一对玲珑剔透的五寸大小的玉雕龙虎，由上古寒玉制成。它们原本是系在“龙吟”和“虎啸”上的剑坠。据说这两件寒玉雕物本身就是两件罕世之宝，它内藏着两部绝世的武林秘籍，究竟是也不是，谁也无从知道，因为这两柄上古神剑，据说早在两百多年前便随同一对世外隐修的高人一同神密地失踪了。三十年前，新婚不久的黄琦夫妇，双双挂剑游侠江湖，在一次偶然的巧遇中，得到了这对上古神刃和剑上的玉雕饰件，使这两柄神兵利器终于又有了出头机会，重现江湖。

然而，尽管他们夫妇也曾听说过这段奇闻，可他们不忍下手敲碎这神剑主人精心制作的饰物，再说也看不出有什么地方可以开启这两件罕世珍宝的机关。于是有没有武林秘籍，这便成了一个秘密，至今也无人知晓。

当兄弟俩接过师父递给物件，这才知道师父为什么会知道他俩的名字。原来玉龙上细细的刻着一行字：母赐玉龙于黄海儿周岁。玉虎上也刻着一行小字：父赐玉虎于黄河儿周岁。

兄弟俩伏在地上恭恭敬敬给师父师娘叩了三个响头，然后指天盟誓：“苍天在上，弟子黄河、黄海在恩师、师娘驾前起誓，龙虎剑专管世间不平事，扶弱锄强，除邪恶，张正

义，不乱杀无辜，能度则度，能化则化，如有违背，天诛地灭。”

师父一手一个扶着他俩的肩膀，久久没有松开，最后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孩子，你俩第一次涉足江湖，江湖上的风险实是难测，你们要多加小心，好自为之。吃、住、行都要注意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切切不可露出你们的身份。江湖上认得你们这两剑的人太多，不要轻易将剑现出。书不可一日不读，功夫不可一日不练。要知道江湖上能人甚多，切不可狂妄自大。要知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。报仇的事不要急于一时，十八年都等过了，多几日也无妨。你们一定要切记为师的话，仇可以不报，但恶魔不可不除。”

师娘把他们的衣服理了又理道：“出门在外，酒一定要少喝。交朋友时要多一个心眼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江湖上的事能权衡达变则变，切不可一味墨守陈规。”

他们告别了恩师，向仙霞山庄行来。倒还好，一路上无风波，无阻拦。一月有余后，兄弟两终于来到了仙霞山庄。

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父亲的结义兄弟司徒汉叔叔，而是那庄外小溪边三百多具惨不忍睹的尸体。

待一切处理完后，便是那神秘的红衣姑娘的出现和兄弟俩一路的追赶。

两人闷头往前走了几里路，黄海实在是忍不住了问道：“大哥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在想什么？”

黄河淡淡一笑：“二弟，你想师父吗？”

莫名其妙的问话使黄海一怔，很快的他点点头道：“想。”

黄河又问：“你还记得师父送我们时的话么？”

黄海：“记得。”

“那你在山庄外对那姑娘……”黄河又问。

黄海脸一红：“大哥，不知怎么的，我一看见那么多死人，心里就烦躁得慌，好象浑身的真气一个劲的胀，仿佛要爆炸似的。”

黄河轻轻地拍拍弟弟的肩道：“二弟，为人切不可恶字当先，善乃万灵之长的人类本源。世上的事原本很难说，在事实真象未揭穿之时，切切不可感情用事。不然会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烦恼，甚至招来杀身之祸。错杀一人罪不可赦，被别人错杀更不值得。”

黄海不服气道：“那女子也委实气人。”

黄河又是宽柔的一笑：“可别人手下留了情，这对我们练武的人来说，就是受了人家的恩惠。受人点滴之恩，就得涌泉相报。你说要是那颗松子是一枚煨了毒的暗器，再加上几成的力道，你还有现在么？”

黄海羞愧地低下了头：“大哥，我知错了。”

黄河道：“这就对了。对人切不可出口不逊，见面切不可给人以冷眼。再说，武学乃浩浩大海，要想达到上乘境界，在任何场合都要做到静，灵台一静则万物皆明，由明返虚，生生不息，万事皆空。这就是佛家所谓的静、定、安、虑、得，也是我等练武之人达上乘境界的至高要旨。再则静可练